

## 杜牧《兵部尚书席上作》新考

——与吴企明先生商榷

刘云霞

(厦门大学 中文系, 广州 厦门 361005)

**摘要:** 杜牧《兵部尚书席上作》一诗自见于孟棻《本事诗》以来即引发了无数争论, 有以此诗为伪诗者, 有以此诗为杜牧诗者, 而关于诗歌中之本事更是见仁见智。本文结合有关本诗、本事的文献材料进行分析认为, 《兵部尚书席上作》一诗为杜牧原作。

**关键词:** 杜牧; 李听; 李晟; 《兵部尚书席上作》; 《唐才子传校笺》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24X(2006)01-0077-03

### A New Research into the Poem

LIU Yunxia

(The Chinese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When the poem Bingbushangshuxishangzuo by the great poet Dumu was recorded in the book named Ben-shishi written by Mengqi, there were many arguments about it. Some people said that this poem was not written by Dumu, some said that it was one of Dumu's works. There were still much more sayings about the story behind this poem. The worker of this article analyzes many literature and datum about this poem, and decides that the poem Bingbushangshuxishangzuo was written by Dumu.

**Key words:** Du Mu; Li Ting; Li Sheng; Bingbushangshuxishangzuo

杜牧《兵部尚书席上作》诗云:“华堂今日倚筵开, 谁唤分司御史来? 忽发狂言惊满座, 两行红粉一时回。”

此诗最早见载于晚唐人孟棻的《本事诗》。《本事诗·高逸第三》记云:“杜(牧)为御史, 分务洛阳时, 李司徒罢镇闲居, 声伎豪华, 为当时第一, 洛中名士, 咸谒见之。李乃大开筵席, 当时朝客高流, 无不臻赴。以杜持宪, 不敢邀置。杜遣座客达意, 愿与斯会。李不得已, 驰书。方对花独酌, 亦已酣畅, 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饭酒, 女奴百余人, 皆绝艺殊色。杜独坐南行, 瞪目注视, 引满三卮, 问李云:‘闻有紫云者, 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 曰:‘名不虚得, 宜以见惠。’李俯而笑, 诸妓亦皆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 朗吟而起曰:‘(诗略)’意气闲逸, 旁若无人。”

这首诗《樊川诗集》未收, 后被宋人田槩收入其所编之《樊川别集》, 题作《兵部尚书席上作》, 诗曰:“华堂今日倚筵开, 谁唤分司御史来? 偶发狂言惊满座, 三重粉面一时回。”

关于此诗之作年及诗题中之“兵部尚书”系指何人, 前人已多有考辨。缪钺先生《杜牧年谱》<sup>(1)</sup>将此诗系于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并以李听实之, 今人吴企明先生在《唐才子传校笺》卷第六“杜牧”条中以下三条理由辨析以李听释《本事诗》中之“李司徒”乃属牵强: 其一, 李听在洛时间甚短, 且值甘露事变, 时势动荡, 李听作为著名武将, “不致逸乐如是”; 其二, 李听乃勋臣耆旧, 无因杜牧持宪而不敢邀饮之理; 其三, 李听乃李晟之子, 牧重兵, 不致对李听放肆如《本事诗》所云然。

收稿日期: 2005-04-28

作者简介: 刘云霞(1981-),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 研究方向: 唐宋文学。

对于杜牧此诗及《本事诗》所载之事，吴企明先生之辨析可谓详备，然，尚有数端可疑。本文即拟就此诗及此事再事甄别。

此诗既收入《樊川别集》，考《樊川别集》乃宋熙宁六年（公元1037年）田槩所辑。此书序言中记此集之来源云：“予往年于棠郊魏处士野家得牧诗九首，近汶上卢讷处又得五十篇，皆二集所逸者，其《后池泛舟宴送王十秀才》诗，乃知外集所亡，取别句以补题。今编次作一卷，俟有所得，更益之。”据此序言，笔者认为《樊川别集》的来源是很不可靠的，其所收录之冠名杜牧的诗之真伪是值得商榷的。而此集出后，后人也曾对它表示过怀疑。如徐惇《红雨楼题跋》有云：“《别集》一卷，姚宽《西溪丛话》以为许浑之诗，许曾到郁林，杜未有西粤之役，而别集有‘松牌出象州’之句，姚语或有据也。”今人吴在庆先生在其《杜牧论稿》中也认为“这一集（《樊川别集》）中诗，除非能确凿证明是杜牧诗，否则是不宜把它当为杜牧诗研究的。”<sup>[2]</sup>

据此，则这首《兵部尚书席上作》的真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今人胡可先在其《杜牧研究丛稿》之《杜牧诗真伪考》中将此诗定为伪诗，然未见详考，也无实证，也许只是胡先生的一点推断。

由于目前尚未发现足够的新证可以证实此诗系伪诗，笔者以为，对于此诗及《本事诗》所载之本事似应作两端看。

其一，孟棻《本事诗》所记《兵部尚书席上作》一诗确为杜牧作品。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唐纪六十文宗“太和三年”条下载：“李听自贝州还军馆陶，迁延未进……甲戌，军乱，弑（史）宪诚，……李听进至魏州，（何）进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进滔出兵击李听，听不为备，大败，溃走，昼夜兼行，……死亡过半，輜重兵械尽弃之。昭义兵救之，听仅而得免，归于滑台。”又，据《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三列传第八十三《李晟传》所附之《李听传》，御史中丞温造、殿中侍御史崔蠡均为此役弹劾李听，其辞曰：“……义成节度李听，……总二万虎貔之旅，位极宠荣；兼两藩节制之权，心无报效……使宪诚陷于屠戮，乱众肆其奸兇，失六郡于垂成，固危巢于已覆。委贝州而不守，烧劫无遗，望洺口而疾驱，狼狈就道。自图苟免，不吝苞羞，蔑弃朝章，有同儿戏。魏州之乱，职听之由，论其负恩，万死犹幸……”

杜牧大和二年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及第，应沈传师之邀，赴洪州（今江西南昌）为江西团练巡官，大和三年，在江西沈传师幕。杜牧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sup>[3]</sup>颇有研究，尤注重藩镇与边防，敢谈兵论政。这一年即因朝廷讨叛镇李同捷而赋《感怀诗》，是故杜牧虽在江西幕，对此次李听失魏州一役当有所耳闻，尽管，在目前所掌握的杜牧的诗歌作品中找不到相关的反映此次事件的诗作，但是，在杜牧于大和八年在淮南节度使幕府为掌书记时，有感于“往年吊伐之道，未甚得所”而作的《罪言》<sup>[3]</sup>中，可以看到：“中策莫若取魏。……愿以近事明之。……长庆初诛赵，一日五诸侯兵四出溃解，以失魏也。（原注：“田布死。”）昨日诛赵，罢如长庆时，亦以失魏也。（原注：“李听败。”）故河南、山东之轻重，常悬在魏，明白可知也。”可见，杜牧对于大和三年李听失魏州一事是非常关注的。温造、崔蠡将李听之败与封常清之河南失律作比，“指陈病利尤切至”<sup>[4]</sup>如杜牧，可以想见，他对于李听此役战术之不周、战略之不备当于心中自有所论列。且杜牧“不为龌龊小谨”<sup>[4]</sup>，“俯仰进趋，随意所在”，观其一生出处，“不拘细行，意气闲逸”、胸中眼底，“深有旨乎晋人风味”。则吴企明先生以“李听乃李晟之子……牧重兵，对名将李晟之后极为尊重，不致对李听放肆如《本事诗》所云”为否定此兵部尚书为李听的理由之一恐未为妥当。<sup>①</sup>

又，《旧唐书》卷十七本纪第十七“文宗下”：“时李训、郑注谋诛内官，诈言金吾仗舍石榴树有

① 又据《旧唐书》《李晟传》所附《李听传》：“听十领节旌，所不至者三镇。莅官苛细，好将迎遣略，故急于聚敛，穷极侈欲。位至一品，竟终膺下，非西平之德德，焉能及此乎！”则“名将李晟之后”李听其人可知矣。

甘露，请上观之。……训等败，流血涂地。京师大骇，旬日稍安。”开成元年，文宗御宣政殿受贺，宰臣李石上奏言曰：“陛下改元御殿，人情大悦，全放京兆一年租赋，又停四节进奉，恩泽所该，实当要切。”此外，开成元年三月，文宗又幸龙首池，观内人赛雨，并赋《暮春喜雨诗》，可见，甘露之变，虽振怖中外，但事变过后并未过多的妨碍唐人的日常生活。此外，尚可举出另一旁证。

据《旧唐书》本纪第十七“文宗下”，大和九年十月乙未，以新授同州刺史白居易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又据朱金城《白居易年谱》<sup>[5]</sup>、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sup>[6]</sup>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sup>[7]</sup>，唐文宗大和九年十一月，李训、郑注为仇士良等所杀，士卒及长安民间死者千余人，时谓“甘露事变”。而裴度于甘露事变后不久，即于东洛建绿野堂别墅与诗人白居易酣畅宴饮。《旧唐书》《裴度传》记：“（大和九年）十一月，诛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等四宰相。……自是中官用事，衣冠道丧，度……不复以出处为意。……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此外，开成元年，即“甘露事变”之第二年，正月早春，白居易即频与李绅游于洛阳城郊，同时赋诗咏怀。有《叹春风兼赠李二十侍郎二绝》、《春来频与李二十宾客郭外同游因赠长句》诗为证。

则吴企明先生以时值甘露事变，“时势动荡，李听为著名武将，不致逸乐如是”为理由否定缪钺先生之考辨实尚有可议之处。

其二，若此诗及此本事为后世伪托。

若此诗确为后好事者伪托，何以《本事诗》如此言之凿凿，而言辞间隐隐有揶揄非难之意？而后人引用此事，如宋人李昉之《古今诗话》、计有功《唐诗纪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及《太平广记》或以李愿为李尚书而坐实此事，或引《侍儿小名录》“兵部李尚书乐伎崔紫云”一则以备述此事？笔者以为，对此须作一番辨析。

诚如《唐语林》所记：“大抵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sup>[8]</sup>，晚唐时期，“阉寺专权，胁君于内”、“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国事无望，科场风气败坏，士人仕途上缺少出路，抱负落空，加之晚唐礼教松弛，享乐淫逸之风盛行，狎妓野游成为时俗所尚，诗人纵情声色，神驰绮楼，醉卧轻歌，见诸诗篇者大有人在。杜牧一生不拘细行，的确有风情之举，故《本事诗》所记也非空穴来风。然则晚唐风流者既多，何以非托诸杜牧头上？岑仲勉《唐史余沈》“牛李问题”条云：“牛党多文人进士，晚唐史料，常取给此辈之撰著或传述。……覆雨反云，宵邪长技，史官采择弗慎，夫是以说出两歧，公道长湮也。”也正如吴在庆先生《杜牧论稿》所言：“杜牧为牛党党魁牛僧儒所器重，晚年又偏向牛党，撰牛僧儒墓志铭，极力颂扬牛之人品政绩……于德裕则诋斥云：‘李太尉专柄五年，多逐贤士，天下恨怨’”，是故“宵邪小人”要“以眼还眼，根据杜牧的一点风流倜傥之迹而大事渲染，编造故事，伪造艳诗以丑化揶揄”杜牧。吴先生认为《樊川文集》外的一些艳诗多出自文章家的报复之笔或小人的攻击之口，此论甚是。

至于后世引用者则多为好读文人逸事而附会引用也。

#### 参考文献：

- [1] 缪钺. 杜牧年谱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 [2] 吴在庆. 杜牧论稿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1.
- [3] [唐] 杜牧. 樊川文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4] [宋]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5] 朱金城. 白居易年谱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6] 王拾遗. 白居易生活系年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1.
- [7] 傅璇琮.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 (中唐卷) [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1998.
- [8] [宋] 王说. 唐语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